

《蒙古秘史》中的“^中合申”笺释*

石 小 红

[提要] 《蒙古秘史》中的“唐兀^惕”指党项民族，此外尚有“^中合申”似乎也指称“唐兀^惕”。本文对《蒙古秘史》《黄金史》中的“^中合申(qašin)”和 sanšin 进行辨义、辨形和辨音，认为《蒙古秘史》《黄金史》中的“^中合申(qašin)”和 sanšin 在语音上对应于中古汉语的“河西”，古代蒙古语用该词来指称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建立西夏政权的主体民族。

[关键词] 《蒙古秘史》 《黄金史》 《河西译语》 ^中合申

一 引言

现存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标音蒙古语的史书，其蒙古文版《蒙古秘史》至今只发现寥寥残页，研究价值有限。17世纪罗布桑丹金用蒙古文编写的《黄金史》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与《蒙古秘史》一致。因此，乔吉(2013)、却玛(2017)等学者认为《黄金史》与《蒙古秘史》相同的部分是作者对后者内容的移录，罗布桑丹金编写《黄金史》时参考的是《蒙古秘史》的蒙古文版本。然而，由于古今语音、词汇及语法的演变，即使以《黄金史》为观照来复原《蒙古秘史》，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蒙古秘史》与《黄金史》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两本文献对“唐兀^惕”^①这个族群还有另一个称呼，并在不同文献中的记载形式有所不同。《蒙古秘史》的形式为“^中合申”，拉丁转写为 qašin，《黄金史》则出现了 ^{ᠠᠬᠢᠰᠢᠨ} qašin 和 ^{ᠰᠠᠨᠰᠢᠨ} sanšin 两种形式。实际上，《蒙古秘史》《黄金史》中出现的 qašin 和 sanšin 与“唐兀^惕”密切相关，但其确切的词形及词义尚不清楚。

二 《蒙古秘史》中的“^中合申”

“^中合申”，在《蒙古秘史》第150、177、249、250节中共出现5次；在《黄金史》第53a、111b、112a页中共出现4次，1次为 qašin(53a页)，其余3次为 sanšin^②。具体如下：

* 本文系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蒙古语言学史及理论创新研究(19BYY174)”的阶段成果。本文曾以“‘^中合申’考”为题在“中国蒙古语文学学会2021年度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北京2021.12.4)上宣读。审稿专家给予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致谢。

^① 文中带上标“中”的词表示其右下字的词首辅音为小舌音，上标“舌”的词表示其右下字的词首辅音为颤音[r-]，下标“惕”“勒”“黑”“克”“卜”的词表示该音节分别以-d、-l、-γ、-g、-b等为词尾辅音。

^② 文中《蒙古秘史》的例子引自额尔登泰、乌云达赉(2006)的校勘本。《黄金史》的例子引自却玛(2017)并作拉丁文转写和语法标注，其中的人名保持与《蒙古秘史》一致。

(1) 古^舌兒 中合泥 中合申 竹^克 忽^勒迭周
 人名 皇帝行 地名 处 赶着
 将古^舌兒^中罕赶入^中合申地面。(《蒙古秘史》第 150 节)

(2) ᠭᠦᠷ ᠠᠶᠠᠨ ᠶᠢ ᠴᠠᠰᠢᠨ ᠵᠦᠭ ᠤᠯ᠋ᠳᠡᠵᠦ
 gür qayan i qašin жүг үлдежү
 古^舌兒 罕 宾语 qašin 向 赶着
 将古^舌兒^中罕赶向 qašin。(《黄金史》第 53a 页)

《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的这部分记载内容相同，说的是克烈部落的古^舌兒^中罕战败，被驱逐到“中合申”这个地方。此处，《蒙古秘史》的“中合申”对应于《黄金史》的 qašin。这是《黄金史》与《蒙古秘史》记载中唯一一个完全相同的地方。

《蒙古秘史》中的“中合申”还有一处旁译为“地名”。例如：

(3) 古^舌兒·中合泥 中豁^舌鄰 中忽^舌臣 古兀泥 中合申 竹^克 忽^勒迭周
 人名 行 二十 三十 人行 地名 处 赶着
 将你叔父赶入^中合申地面。(《蒙古秘史》第 177 节)

该段内容是成吉思^中罕重提往事（即在第 150 节中记录的事件），指将古^舌兒^中罕赶往“中合申”的事件。《黄金史》没有与此对应的内容。

此外，《蒙古秘史》中的“中合申”还旁译为“种名”“种”，“唐兀^惕”也为“种”。例如：

(4) 帖^舌列 秣^舌驪刺^黑撒阿兒 中合申 亦^舌兒格突^舌兒 約^舌兒赤罷。 勺^舌里周
 自那 上马 种名 百姓行 去了 指着
 古^舌魯額速 中合申 亦^舌兒格訥 不^舌兒^中罕 額^勒先……
 到呵 种 百姓 的 人名 归附
 巴撒 不^舌兒^中罕 鳴訥列^舌論 巴 唐兀^惕 亦^舌兒堅 巴^舌刺温
 再 人名 说 俺 种 百姓 右
 中合^舌兒 赤訥 孛^勒周 古出 幹^克速 客額罷。
 手 你的 做着 气力 与我 说了

（成吉思）自那里征^中合申种。其主不^舌兒^中罕降……（不^舌兒^中罕）说如今俺与你做右手出气力。（《蒙古秘史》第 249 节）

这段内容说的是，当成吉思^中罕出征到“中合申”这个族群百姓中去时，“中合申”百姓的不^舌兒^中罕（人名）前来归附。不^舌兒^中罕说：我们唐兀^惕百姓愿意成为你的右手为你出力。

此处，《蒙古秘史》中的“中合申”对应于《黄金史》的 sanšin。例如：

(5) ᠮᠣᠷᠢᠯᠠᠶᠰᠠᠨ ᠳᠤᠷ ᠰᠠᠨᠰᠢᠨ ᠶᠢᠷᠭᠢᠨ ᠳᠦᠷ ᠶᠣᠷᠴᠢᠪᠠᠢ ᠵᠣᠷᠢᠵᠤ ᠬᠦᠷᠪᠡᠰᠦ
 morilaysan dur sanšin irgen dür yorčibai. joriju kürbesü.
 出征 位格 sanšin 百姓 位格 去了 去 到
 ᠰᠠᠨᠰᠢᠨ ᠶᠢᠷᠭᠢᠨ ᠤ ᠪᠤᠷᠴᠠᠨ ᠶᠢᠰᠢᠨ ᠪᠠ ᠲᠠᠩᠭᠦᠳ ᠶᠢᠷᠭᠢᠨ
 sanšin irgin ü burqan ilsen ba tangyud irgen
 sanšin 百姓 属格 不^舌兒^中罕 归附 我们 唐兀^惕 百姓
 ᠪᠠᠷᠠᠶᠤᠨ ᠶᠠᠷ ᠴᠢᠨᠤ ᠪᠣᠯᠵᠤ ᠬᠦᠴᠦ ᠥᠭᠰᠦ ᠬᠡᠮᠡᠪᠡᠢ
 barayun yar činu bolju küčü ögsü kemebei.
 右 手 你的 成为 气力 给 说了

(成吉思)出征到 sanšin 百姓中去, sanšin 百姓的领袖不^舌儿^中罕前来归附, 并说, “我们唐兀^惕百姓愿意成为你的右手为你出力”。(《黄金史》第 111b 页)

《蒙古秘史》“^中合申”旁译为“种名”“种”, 所指内容与后段的“唐兀^惕”呼应。从《蒙古秘史》的“^中合申”、“唐兀^惕”和《黄金史》的 sanšin、tangyud (唐兀^惕) 来看, 此处内容是“不^舌儿^中罕”说话的引述内容。因此, 我们有理由推测, “唐兀^惕”为自称, “^中合申 (qašin)”或 sanšin 为他称。

《蒙古秘史》最后一处“^中合申”也译为“种”, 《黄金史》对应的形式是 sanšin。例如:

(6) ^中合申 亦^舌兒格訥 不^舌兒^中罕泥 額^勒薛兀^勒周 斡樂 驢^篋額^惕 阿^卜抽
种 百姓的 人名行 教归附 着 多 骆驼 每 要着
^中合申主归附了。多得了骆驼。(《蒙古秘史》第 250 节)

(7)
sanšin irgen ü burqan i ilsegüljü olan temeged abču.
sanšin 百姓 属格 不^舌兒^中罕 宾格 让归附 很多 骆驼 要

sanšin 百姓的领袖不^舌儿^中罕归附后, 向他们要了很多骆驼。(《黄金史》第 112a 页)

此处内容指的是, 成吉思^中罕向“^中合申”百姓的不^舌儿^中罕要了很多骆驼的事件。

从这两部文献的记载情况看, 这些所指对象与“唐兀^惕”对应的词汇, 在《蒙古秘史》和《黄金史》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中合申 (qašin)”和 sanšin。

三 “^中合申”与汉语地名

在《蒙古秘史》的旁译中, 第 150、177 节中“^中合申”译作“地名”, 第 249、250 节中“^中合申”译作“种”“种名”。因此, “^中合申 (qašin)”和 sanšin 既指一个地区, 也指一个族群。出现在引述内容的“^中合申”与自述内容的“唐兀^惕”对应, 而“唐兀^惕”指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因此, 我们考察与西夏国有关的地名、族名来寻求“^中合申 (qašin)”和 sanšin 的出处。相关地名和族名有“河西^①”“陕西^②”“唐兀”“党项”和“倘吾的”等。见表 1:

表格 1 相关词汇的汉语上古、中古音^③

词汇	上古音	中古音
河	匣歌[*ɣa]	匣歌开一平果[*ɣa]
西	心脂[*siei]	心齐开四平蟹[*siei]
陕	书谈[*ɕiam]	书琰开三上咸[*ɕiem]
唐	定阳[*t'aŋ]	定唐开一平宕[*t'aŋ]
兀	疑物[*ŋuət]	疑没合一入臻[*ŋuət]
党	端阳[*taŋ]	端荡开一上宕[*taŋ]
项	匣东[*ɣeŋ]	匣讲开二上江[*ɣoŋ]
倘	透阳[*t'aŋ]	透荡开一上宕[*t'aŋ]

① 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 (1986:434) 认为《蒙古秘史》的“^中合申”是汉语的“河西”。

② 乔吉 (2013:223、425) 认为 qašin 来源于汉语“河西”, sanšin 来源于汉语的“陕西”。

③ 此表内的拟音参考了郭锡良 (2010) 的《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

吾	疑鱼[*ŋɑ]	疑模合一平遇[*ŋu]
的	端药[*tiäuk]	端锡开四入梗[*tiək]

从表1可知,这些指称“西夏”的所有地名和族群名中,只有“河西”[*ɣasiei]~[*ɣasiei]与“^中合申(qašin)”的语音最接近。

这里的词首辅音,汉语是软腭擦音[ɣ],而蒙古语是小舌塞音[q]。古代蒙古语的软腭/小舌塞音有4个,分别是q、k、ɣ、g。其中,小舌塞音q和ɣ与阳性元音相拼,软腭塞音k和g与阴性元音相拼。在现代蒙古语中,这4个辅音演变为2个辅音音位:/x/(<q、k)和/k/(<ɣ、g)。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河”的词首辅音由[ɣ]演变为[x]。中古汉语“河”[ɣ]和古代蒙古语的q的发音部位一致,在现代汉语和蒙古语中都变为软腭清擦音。

汉语“西”字不论是上古还是中古都是阴声韵,与阳声韵“申”字的审母真文韵不对应。然而,我们在《洪武正韵》中发现,“西”不仅为先齐切、平声三等字,可以拟为[*si],还是苏前切,可拟音为[*sien]。如此,“河西”一词有理由读作[*ɣasien],与词末-n辅音的qašin对应。除此之外,汉语尾音节没有鼻音韵尾的“窗户”和有鼻音韵尾的“衙门~牙门”,借到蒙古语后各可读为čongqu~čongqun和yamun~yamu两种不同的形式。这些名词词尾带-n和不带-n词义相同。在蒙古语句法关系中,根据名词变格需要,有时词干末有-n,有时则没有。这种-n辅音是蒙古语名词特有的语言现象,称为“可变词干名词”(清格尔泰 1992)。所以,“河西(qaši)”即使以没有韵尾的形式,即以[*ɣasiei]~[*ɣasiei]借入到蒙古语,也是有充分的理由变为qašin的。

相仿,在上古、中古汉语中,“陕西”并不会发音为*sanšin[sanʃin]。西夏国在公元1227年已亡国,近现代的“陕西”读音与西夏国无关。今天的陕西省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分属于不同的政权和不同的地方行政单位,最早出现是在元代的“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吴镇烽 1992)。在西夏时期,并不存在“陕西”这个名称。所以,《黄金史》中的sanšin来自汉语“陕西”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四 “唐兀^惕”与“倘吾的”

《河西译语》是14世纪编写的双语辞书。河西语为何种语言,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但学者们在“译语”中分析出了蒙古语、西夏语和波斯语等语言的词汇(聂鸿音 2022)。






《河西译语》中的“河西国”词条,译作“倘吾的”(乌云娜布其 2018),也就是《蒙古秘史》中的“唐兀^惕”。此词条中,“河西”是地名,“倘吾的”是种族名称。用地名指代国家名称,并用民族名称来作对应解释。这刚好对应了《蒙古秘史》中“^中合申”的旁译“地名”“种名”。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在中世纪蒙古语和河西语中,确实以“河西”作西夏国的代称。

五 相关文献与“^中合申”





在各类文献有关西夏的记载中,sanšin这个形式只出现于《黄金史》。通读《黄金史》,



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

(8)					
	jāmuq-a	da	güür	sa	ergübei.
	扎木合（人名）	与格	全部	（ ^中 罕）	授予

尊扎木合为全部的^中罕。（《黄金史》第 41a 页）

此处是扎木合成为^中罕（皇帝）的历史事件的记载。此处的 güür 与《蒙古秘史》第 150、177 节，《黄金史》第 53a 页内容中出现的“古^中兒”和 gür 是同一个词，为“全部”之意，是^中罕王的称号。此处的 güür sa，应该为 güür qa “全部的皇帝”，即扎木合成为“古^中兒^中罕”。以此处《黄金史》把 qa 错记为 sa 的现象作类推，sanšin 这一词或许是 qašin 的误写形式。

我们比较其他历史文献发现，在一些毛笔体书写的文献中，字母 q 与 s 的词首形式较为相似。在 1240 年的《济源十方大紫薇宫圣旨碑》上，s 和 q 的词首字形分别是 ① (s-) 和  (q-)，字形都右下倾斜出尖头。若非有上下文，词首位置的字母 q 和 s 不能单从字形上作区分。而以 1299 年的《入菩提行论疏》中的 s 字形  (sl-) 和 1289 年的《阿鲁浑汗致法兰西国王菲力普四世的书函》中的 q 字形  (q-) 作比较时，这两篇毛笔体书写的文献中 q 和 s 字头形式是不同的。字母 s 的字形与上述碑文形式相似，右下出尖头呈三角形状，而 q 字形不出尖头，而出圆头。在毛笔体书写的文献中，单从字形可以区分 q 和 s 字母。

反观《黄金史》中出现的  (qašin 的 q-) 和  (sanšin 的 s-)，在字形上有明显的区别，q 圆头，s 尖头。因此，我们推测，罗布桑丹金写《黄金史》时采用的《蒙古秘史》或许正是毛笔体版《蒙古秘史》。毛笔体 q 和 s 字形的相似导致罗布桑丹金写书时把 qašin 误录为 sanšin。而这种笔误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qašin 在《黄金史》成书的 17 世纪已经不常用，已渐成历史词汇。

六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蒙古秘史》“^中合申”是中古汉语“河西”[*yasiei]的音译词。中古汉语的[*yasiei]借入蒙古语后变异为 qašin[qašin]，是名词变格需要。该词为古蒙古语多义词，指称“河西”这个地区的同时，还特指管辖范围至河西走廊的“河西国”，也就是“西夏国”。此外，“^中合申”在蒙古语中还指称“唐兀^惕”——党项这个人群，以地名指代建立西夏政权的人群。

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进一步推测，“唐兀^惕”是自称，“^中合申”是他称。然而在《黄金史》成书的 17 世纪，该词已渐成历史词汇，很少使用。

《黄金史》出现 qašin 和 sanšin 两种形式，我们认为前者是正确的形式，后者是笔误的形式。这是因为用古代蒙古文书写，尤其是用毛笔体书写时，字母 q 和 s 字形相似导致的笔误。如果这种推论符合事实，那么这个问题从侧面也说明了罗布桑丹金写《黄金史》时，参照的《蒙古秘史》是蒙古文版而且是毛笔体版。

① 文中图片剪切自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数字化云平台：<http://39.99.62.216:8015/mongol> [2022.12.12]。

参考文献

- [1] 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 1986. 《〈蒙古秘史〉还原注释》，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2]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 2006. 《〈蒙古秘史〉校勘本》（上、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3] 额力很巴雅尔. 2003. 《蒙古文书法概论》，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4] 郭锡良. 2010. 《汉字古音手册》（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5] 聂鸿音. 2002. 《〈河西译语〉探析》，《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
- [6] 乔吉. 2013. 《〈黄金史〉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7] 清格尔泰. 1992. 《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8] 却玛. 2017. 《罗布桑丹金〈黄金史〉》，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9] 乌云娜布其. 2018. 《丙种本〈华夷译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0] 吴镇烽. 1992. 《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西安：三秦出版社.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𑖇𑖅𑖆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SHI Xiaohong

[Abstract] 唐兀^𑖇 recorded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refers to the Tangut, and 𑖇𑖅𑖆 in the same literature also seems to refer to this 唐兀^𑖇 “Tangu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sis on the meaning, form and sound of the word 𑖇𑖅𑖆 (qašin) recorded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sanšin* recorded in *Altan tobči* (the Golden Chronicle) by Lubsangdanjin, and proposes that 𑖇𑖅𑖆 (qašin) and *sanšin*, a misspelled form of *qašin*, both correspond to the sound of *hexi* 河西 in Ancient Chinese, which have been used in ancient Mongolian to refer to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Xixia Dynasty and the Tangut people, the major group founding the Xixia Dynasty.

[Keywords]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ltan tobči* (Golden Chronicle) *Hexi Yiyu* 河西译语 𑖇𑖅𑖆

（通信地址：102488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